

# 张颂文：微短剧是一种好的尝试

“一个演员，如果不懂生活是什么，还能演出生活来，我不大相信。”演员张颂文说。

张颂文十几岁步入社会，25岁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40岁之后成名。在成名之前的漫长岁月里，生活是他唯一的行

李。从生活中获得的深厚养分，最终反哺给表演，在聚光灯照到他时，他演出了一个个充满生活质感的“活人”。

2025年，张颂文有多部影视作品面世。电影《日挂中天》和《我最特别的朋友》陆续上映，年底，央视精品短剧集《奇迹》开

播。在这些作品中，张颂文又塑造了多个鲜活的接地气的人物形象。

近日，张颂文与《中国新闻周刊》聊起表演与创作，以及影响过他的那些影坛“白月光”。

## “我们总在猜现在的人爱看什么，这有点本末倒置”

《中国新闻周刊》：这两年你的戏特别多，明显可见的忙碌，生活应该也被压缩了很多。你会有这方面的焦虑吗？

张颂文：现在焦虑谈不上，首先内心是很感恩的，因为不用为温饱发愁。第二就是有工作，有工作本身也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因为这张脸稍微有一点点的认知度以后，不能像以前那样子很自由地走到街上，去观察生活了。因为走出去观察的时候，发现人人都在观察你，就好像这个空间被堵住了一部分，这会让我有一点点遗憾。

但是好在没有被人看到的前面40年，我也吸收了40年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是最幸运的。起码目前还够用，而且人生的思考也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阶段，大部分的烦恼自我都能调节。

《中国新闻周刊》：影视行业是很多部门协同的行业，表演是其中之一。如果想要成就一个成功的作品，在编剧、导演、演员等各环节里，你认为重要性优先级的环节是什么？

张颂文：我的排序，第一是文本。因为故事好不好，不是演员讲出来的，演员只是传递这个故事而已，创造故事的是编剧。第二，谁来把控这个文本，让各部门协调起来？导演。所以我认为导演排第二。第三就是我们演员，以及摄、录、美、化、服等等，我觉得演员和所有这些工种是排在第三的。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觉得在现在的影视行业里，哪一块是比较欠缺的？

张颂文：文本。我现在觉得我们可能有点不够自信，我们总在猜现在的人爱看什么，我认为这有点本末倒置。因为人们爱看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写完拍完以后他们看到了，才喜欢的吗？其实应该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来提供市场的多元化（选择），让观众在这个多元化市场里去选择爱看什么，而不是创作者在猜大部分观众爱看什么就写什么。

演员也一样，你演某个角色成功了，就不敢演别的角色了？不会的，我看到大部分同行都是勇于挑战各种角色，哪怕被骂，也还是要去挑战新角色，这才是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的样子。

## “我经历的所有的人和事，都是表演的理论源泉”

《中国新闻周刊》：人们经常将表演分为方法派跟体验派，你觉得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吗？

张颂文：这个区分可以让我们专业演员在不同时期遇到困惑的时候获得一些使用方法。今天好像也没有严格到说哪个演员是绝对的方法派、绝对的表现派、绝对的体验派。我个人认为，最后的手段是混合的，只是偏重哪个会比较多一点而已。

我个人是喜欢在演到人物角色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使用体验派；演职业特点和常态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借鉴方法派。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表演会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吗？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一直指导你去做好表演这件事的？

张颂文：有的，应该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我学习的专业知识和基本理论。俄国



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的体验派书籍和他留下的指导理论对我非常有用，给我打了一个很扎实的基本功。我知道表演的科学原理是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它会有一些基础的方法吗？

张颂文：有理论，也有方法。好比说，你塑造人物，你要从他的走路步态、眼神，说话的语速、用词，以及衣着、打扮，包括家庭布景等方面去入手去了解这个人，这样才会比较全面和立体。一直到今天，我都依然还会从这几方面入手去深入一个角色。

支撑我的第二个基础是我上电影学院前工作那些年，以及毕业以后生活的这些年，我经历的人和事，我观察到的、我的思考，都是我表演的理论源泉。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一句话，表演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人家把源于生活放在前面说，

所以我必须知道生活是什么。一个演员，如果不懂生活是什么，还能演出生活来，我不大相信。

第三个来源，可能是源自旁人对我的指引，要感谢那些合作过的导演、编剧们，他们给我提供了高于我认知的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有哪些导演对你影响很大？

张颂文：我跟张艺谋导演曾经一起担任过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我们在一起连续工作十天，我觉得那十天对我意义非凡。他对每一部电影的解读和认知都会特别公开地说出来，让我知道了导演是怎样去理解一个艺术作品的。

再比如陈凯歌导演，我跟他拍《志愿军：雄兵出击》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一个角色在那个特定环境下，他希望展现出来什么样的状态。聊天时他也会讲他以前的经历，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包括蔡尚君

导演等等，他们在拍戏中都对我有要求，基本上每个导演或多或少都指引过我。

## “短剧并不陌生，依然会有精品”

《中国新闻周刊》：你会看微短剧吗？

张颂文：看过。我不排斥用微短剧来打发时间，我身边很多亲人都都在看，朋友们也在看，开心就好了。看短剧娱乐时间，跟打游戏不是一样的吗？跟我平时发呆、种花一样，就是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只是我自己可能暂时还不需要选择这种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到那一天你会排斥去参演微短剧吗？

张颂文：不排斥。现在就已经不排斥了，只是没人找，我猜人家会觉得我排斥，所以不找我（笑）。你知道短剧让我想起什么吗？很多年前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广告，那时候广告拍得很好！你知不知道每年都有个世界广告大赛，你去看获奖的广告，1分钟的、3分钟的，那太好了！如果一个人可以在1分钟、3分钟之内讲出一个故事，本身就是个高手。有些你不看到最后都不知道那个广告表达的是什么，有些广告无厘头，特别搞笑，有些广告很有深度，有些广告很有艺术性。所以今天的短剧在我看来并不陌生，就是短小的形式而已，它依然会有精品。

《中国新闻周刊》：在那个阶段到来之前，可能很难碰到你喜欢的人物和角色。

张颂文：对，因为现在微短剧里很多角色是在表演情绪，直奔结果。我恰巧可能喜欢演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过程。

## “遥不可及的那些人，是我们心中的白月光”

《中国新闻周刊》：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家里面，您最想合作的电影人是谁？

张颂文：（漫长的思考）伯格曼。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

张颂文：在我电影启蒙阶段的时候，看过他大量的影片，变成了心中的一道光。

那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影片都看得懂，只有他的影片未必能全懂。

我跟陈凯歌导演在片场聊天的时候，他老聊塔科夫斯基，问我看不看，我说看。《教父》的科波拉导演我也很喜欢，他的电影我会反复看。

《中国新闻周刊》：就是因为早年间的念想、回忆？

张颂文：因为在电影启蒙阶段，看他的电影很感慨，觉得怎么会有人可以用这样的光影？怎么会有人会讲这样一个故事，用这样一种手法？他是多么伟大，我对他充满了崇拜。而他离我太遥远了。越遥远越喜欢幻想，是吧？遥不可及的那些人，从来都是我们心目中的白月光。

其实电影太年轻了，在咱们国家（电影）才100多岁，所以这个行业里每个人都是年轻人，都是在摸索。

伯格曼那一代已经去世了，现在轮到我们来接棒，我们也要尝试，拍微短剧就是一种尝试。说不定在未来十年，微短剧成为一个圣殿的时候，今天所有参与过微短剧的人都是英雄。

据《中国新闻周刊》